



# 印尼侨民林亚德讲述归国路(下)

## 看到五星红旗马上唱起国歌

调。

### 生活 归侨生到集美侨校 老侨生唱歌打鼓迎接

1966年下半年,陈玉曾等五人陆续回到中国,先后被分配到集美华侨学生补习学校(以下简称“集美侨校”),林亚德和陈中平还成同班同学。

“很多归侨的中文水平不高,为了帮大家补习,国家当时建了很多归国华侨补习学校。有的人原本在印尼读书,要升入大学,先要到补习学校。那时候,厦门、广州、北京、上海、南宁,都有补习学校。”

林亚德记得几个很暖心的细节,当时学生从广州统一坐火车到厦门,出发前,就有人把电报拍到学校:坐哪趟车,共多少人,还开了介绍信。

也正因如此,每到一批新的印尼归侨生,在集美侨校的老侨生就会敲锣打鼓到火车站迎接,给他们唱《欢迎歌》。“欢迎欢迎欢迎你,欢迎海外亲兄弟,你们一路辛苦了,欢迎你们到侨校。”说到动情处,大家当场唱了歌起来。

### 暖心慰问热心帮忙,祖国有“家的温暖”

住进集美侨校,不用交学费、住宿费。实在没钱当生活



1966年10月从印尼撤侨的同胞

费的侨生,还可以申请助学金,助学金的等级不同,最高12元,最低也有8元。林亚德申请了每个月10元的助学金,省着花,每个月还能剩下一两元。连立康的两个姐姐也申请了助学金。

参加了团组织的老侨生,还会派团员到新侨生中做工作,慰问他们。来自老侨生的慰问让这群远离父母亲人的少年,少了几分孤单,多了几分家的温暖。

林亚德随团队到永定上山下乡,三年后他回厦门继续念书,也是市侨办帮忙联系,调动工作,“当时侨办问我情况,问我要到哪里,工作人员还说,像我这样子不帮忙找个单位,我们还算什么侨办。”

采访中,林亚德不时会停下脚步来感慨,“在这里,日子是越过越好。”从侨校走出,他后来当上了海沧实验中学的老

师,如今已经退休。

### 反思过去是个好开始

说到在印尼“九·三〇事件”,他不无遗憾:“没有知情的人、可靠的档案资料,来说明到底有多少人在这次大屠杀中被杀害。我们认为华侨是这次屠杀最大的受害者。”

谈到印尼最近这个举动的含义,这是释放一个信号,印尼政府开始反思过去,追溯真相,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”

### 【特写】

华文学院北门的值班室,是当时大家最喜欢去的地方,“那时叫传达室,每天都挤满了侨生,看家里来信了没,寄钱了没。”林亚德长叹一声:“那真是家书抵万金的年代。”

林亚德说,早在广州的时候,当时看见有个女学生想家,想父母,又不知道何年才能再相见,就哭

了起来,结果全宿舍的人都跟着哭了,我也哭了。那时候没电话,也听不到父母的声音。

有思念,可以写信。刚回国时,林亚德用领到的3元钱,给父母写了一封信。其他同学也写,“信里讲的都是好事情,不敢讲不好的事情,即使这样,也要一个月才能收到,就算你写你感冒了,等他们接到信,你感冒早好了。这还是5毛2分一封的航空件,要是2毛2分钱的平邮,可能得等好几个月。”那时候,5毛2分相当于他两天的伙食。即使后来,有电话了,林亚德也很少给家里打电话,“一分钟就一个月的工资。”

林亚德和归侨同学则是忍不住在当初的宿舍门前合了一张影。完了,指着宿舍附近的一间房子说,“那时候这里是医务室,中央照顾华侨,我们还可以免费拿药。”

### 1966-1967年,4000多名印尼难侨回国

在《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“纪念回国五十周年”座谈会纪要》一文中提到:“……后来,印尼发生严重的排华事件,中国政府派船接侨,大量的难侨回国,其中大多数安置在华侨农场,一部分到工厂企业,学生则到集美

补校(即“集美侨校”)就学。”

那么,当年具体有多少名归侨安置在以上各处?记者先后咨询了市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、市归国华侨联合会、市印尼归侨联谊会及华侨大学华文学院(前身为集美侨校),均未得到准确数据——其中华文学院的相关资料在“文革”中丢失。

厦大南洋研究院庄国土教授在《新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侨政策的变化(1949-1965年)——新中国政府侨务政策研究之一》一文中指出,“1965年印尼‘九·三〇事件’后,……1965年底到次年中期,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先后十余次照会印尼政府,抗议排华暴行,并表示中国政府愿意派船接回难侨。1966-1967年,约有4000多名印尼难侨回国。”——这是目前记者了解到的,因为当年排华事件而回到祖国的较为精确的华侨人数。

如今林亚德已年逾古稀,他感慨的说:“想当年我们风华正茂黛绿年华,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回国,如今将近半个世纪,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,应该感谢祖国的强大,才有我们家的温馨和幸福的日子”。